

被一身缙衣包裹,人愈发显得形销骨立。棱角分明的脸庞有着刀斧般的印痕;镜片后有双深邃又透着点苍凉的眼睛,一副远忧不断、近虑重重的模样;而两片薄薄的嘴唇紧闭,足见其内心决绝的斗志……

望着坐在对面的林怀民,脑海里闪过龙台台的一句话:沉默的“慧能”。林怀民听了,咧了咧嘴,露出一丝苦笑:“除了瘦,大概与慧能没有一点相似。瘦,也是长期劳累,而非长年修炼。”



这个春天,我和几位同道,一起去巴马住了一个月。

巴马,它位于我国广西的西北部,全称“巴马瑶族自治县”。这里山多地少,出产并不丰富,原本是穷乡僻壤。自上个世纪来,巴马被国际自然医学会命名为“世界第五个长寿之乡”后,这个地方逐渐地被国人了解和熟悉。随之,从四面八方来这里养生、疗病的城里人逐年增加。目前这里的“候鸟”络绎不绝,民宅人住满满。

那天,我们一行风尘仆仆地到达巴马的一个居住点,眼前几十幢高楼横七竖八地耸立在公路旁,毫无村宅的样子。兴致勃勃的心情一下子凉了

下来。怎么是这么个样子!后来才知,这里原来是住着十来户人家的小屯子,看到商机,外来投资客打起擦边球,纷纷在农民的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由于此居住点离被称为巴马生命河的盘阳河很近,随时可以取到该段由地下涌出的泉水,使我们得到些许安慰。据说这里的水呈弱碱性,又是小分子水,易被人体吸收,对改变人的酸性体质有帮助。另外,在住处的后边,有座后山,每天上午,来此地爬山晨练的人很多。每天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附近的百魔洞。这是个宽敞高大的石灰岩洞穴,洞底长满绿色植被,负氧离子含量极高。

来巴马的多是城里人。不少人会在这里住上三五个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大多都认可并实践这很简单、清淡的饮食习惯。说实话,你要复杂也困难。当地的玉米、红薯等是煮粥的首选。

多年前一位年轻的电视台记者来巴马采访一位还能下地农作的百岁老人,问她:“老妈妈,您早饭吃些什么啊?”答:“玉米粥”。再问:“中午饭呢?”“也是玉米粥”。“晚饭呢?”“还是玉米粥”。年轻记者无语。因为既能管住嘴,又能迈开腿,来此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后,大多数人的体重都会明显减轻。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们,他原来的血糖指标较高,来巴马,每天会满山遍野地走上四、五个小时,这样血糖很快低下去了。回到老家,不到三个月,指标又上去了,于是再来巴马住上一段时间。如此往返,他已来巴马好多次了。我想不要说在山野田园之间,也会在城市里,每天能走上这么长时间,血糖指标也会下去的。当然城里的空气质量是远不能与巴马比的。来此地的较多的是已退休的中老年人。在这里既没有家庭琐事的烦恼,也少有社会不良因素的干扰,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宽松、和谐。

其实我和好多人一样,都有一种担忧,这么多人涌到巴马,对巴马的自然环境是一种冲击,加之环境保护意识的缺失,公共设施的滞后,已经对这方净土产生了破坏。公路上来来往往拉客的三轮车,不断排出黑烟;一些人直接跑到河里沐浴、泡脚,化学的洗涤剂以及生活污水直接让河水浑浊起来。用不了多久,这个僻远的山区,也会重蹈别处的复辙,到那时我们又怎能躲到何方圣土去养生呢?

于是我想,脱离自然的生活会不自然,刻意追求的养生不会持久。让生命回归本真,使养生成为习惯,也许这才是我们要倡导的。

四十年前,台湾社会依然封闭、保守。那时,舞蹈远非良家子弟愿意所为。如此环境下,决定脱下衣服,露出肌肉,大声喊出“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的口号,是要有勇气的。

幸好,林怀民成长于一个开明家庭。儿时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墙上挂着的两张照片:歌德与贝多芬。尽管身处困难年代,每日放学归来,母亲照例送上两块饼干和一杯牛奶,然后用手摇78转唱机,放莫扎特和贝多芬,间或也有《托斯卡》之类的歌剧。“我的价值观就是建立在那个精神层面的追寻和尊敬。”林怀民道。而一部《红菱艳》更

让林怀民痴狂。他发现人只有舞动时,才能展示不同侧面。一个才五岁半的男童,终于中了舞蹈的

沉默的“慧能”

曹可凡

“毒”。即便后来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求学,行囊里也少不了一双舞鞋。或许是造化弄人,抵美不久,“爱荷华大学”便向他招手。从此,舞蹈与他如影相随。有人形容那时的林怀民:“走着,谈着,突然,他脱下鞋子,在大街上、人行道上凌空跃起,落地之后很美美地又旋了一个转子。”

回到台湾,他创立“云门舞集”。

“云门”一词源自《吕氏春秋》:“黄帝时,大容作云门,大卷……”据说,那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只是舞姿、舞容早已无迹可寻,仅空留下这动人的名字。因此,“云门”草创时期作品大抵从古典出发,如《奇冤报》《寒食》《乌龙院》《白蛇传》等。渐渐地,林怀民竭力摆脱故事的牵绊和文字的桎梏,完全靠着舞者用身体内在能量流动,用肢体表达意绪与情感。用他的话来说:“舞蹈是一种交流,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和自己形成相互补足的关系,两个身体互相影响,然后自我消失,变成相同

画堂春·忆印人徐璞生师

徐梦嘉

璞师垂范惠门生,殷殷警教重呈。
精雕徐琢见绳绳①,秦汉遗风。
我是印人言志②,浮云破晓难蒙。
史乘秉正载清声③,金石长铿。

① 先师徐璞生(1921—1979)字徐琢,此句的“徐”亦作形容词用,指他对篆刻艺术精益求精。

② “文革”期间,徐璞生书“我是印人”挂于家中,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③ 徐璞生印作入编《二十世纪篆刻家作品选》等典籍。

由于老剧场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金门大戏院基础上改建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建筑已多处损坏。1993年,经市规划局批准,拟将儿童剧场拆除后重建为国际儿童文化城。然而,由于资金不到位等原因,国际儿童文化城项目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梦。剧场也于1997年停业。

但上海不能没有儿童剧场,在总会领导和历任儿艺院长努力下,儿艺把排练厅改建成了一个小型的马兰花儿童剧场,解决了燃眉之急,可是建造了一个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儿童剧场仍是我们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中国福利会,上至领导,下至群众,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儿童剧场的努力,一

的一个。”

像《水月》,随着巴赫大提琴曲,舞者那空间感十足的肢体摆动,传达坚韧与柔美;《竹梦》以“晨舞”、“春风”、“夏喧”、“秋径”、“雨舞”、“午夜”、“冬雪”等舞段,描写修竹挺拔,长青如碧玉;《行草》则靠纯黑白铺陈中国书法之美,舞者身体运动恰似书法委婉转折的捺捺顿挫,有“飘如浮云,矫若惊龙”之神采,使人想起《维摩诘经》里的句子:“是身如幻,从颠倒起。”而《红楼梦》干脆没了黛玉和宝钗,也没了贾母与刘姥姥,唯有白衣和红衣女孩,以四季更替,漫天飞舞,密如珠帘的灿烂花雨,烘托身着绿色三角裤的贾宝玉,吟咏“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散有谁怜”的时光流逝。

“云门”对舞者有着极其苛刻的标准与要求。对林怀民而言,他期待的不仅仅是动作,而是在跃身的刹那,肢体舞动所流出的生命汁液。排演《薪传》时,他把舞者带到布满石头的河滩上,或跪、或爬、或躺,感受石头和身体接触的苦楚,体悟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精神。而平日里温文尔雅,视舞者为大家人的林怀民,一旦发现舞者懈怠,便立刻如暴君般雷霆万钧。一次,他竟失控以重拳猛砸玻璃,顿时血流如注,别人趋前为他包扎,他却执拗地用另一只手阻挡,“如果你们不懂得爱惜身体,那我也不要爱惜

皮带

陆康康

嫂子从欧洲旅游回来,花1000多元给她儿子买了一条皮带。不料令我儿子喷饭:“大姆妈,现在不流行皮带系在外头!”事后留意,大街上真的没有几个年轻人把皮带系在T恤外面。想当年,我等年轻时,有一条质量挺括的牛皮带系在腰上,可是很有台型的。嫂子买的千元皮带不能出尽风头,颇有锦衣夜行的遗憾。

夏威夷的公交车首尾都装有金属栏杆,是给乘车人放置自行车的。公交车司机每当看到有残疾人轮椅车上车时,都会下车放下铁板帮忙把轮椅车推进车厢,翻起座椅(坐在座位上的乘客都会自动让座),用车上设置的铁链、铁钩把轮椅固定好。有一次我们的车上接连上了两辆轮椅车,一共撤了九个座位,体现了对残疾人的关怀,真正做到了“人性化”服务。

一天晚上,与学生三人看完演

直坚守着这个美丽的梦。中间有过将宛平剧场、南市影剧院加以改造的努力,也有过在青浦等地投资建设的设想,我也有幸为此画过一张用于送审的彩色效果图,有趣的是,图中描

梦想成真

陆国平

绘的未来儿童剧场的外形竟然与上海世博会通用汽车馆十分相似。然而,每次努力,眼看成功了,都因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就在圆梦眼看无望,不少人开始失去信心时,事情有了转机,2008年是重要的一年,人民政协起了关键的作用。

2008年“5·12”汶川大地

自己。”因此,“云门”舞者将舞蹈等同于生命。有评论称:“在舞台下,她们没有出众的仪表,没有时髦的衣服,走在芸芸众生里,谁也不会注意;在舞台上,她们却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谈起舞蹈来却比孔雀还骄傲。”

“云门”作品大都源自生活。林怀民说,他从小在稻田遍布的台湾南部长大,收割后,农夫会将金黄色的稻谷撒在地上晒干,孩子们常去那儿玩耍,稻谷的金黄色因而深植脑海。14岁那年,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小说《希特哈尔特》里印度苦行僧与百姓于恒河边膜拜的情景深深打动他。一次菩提伽耶之旅触发了他的灵感。于是,我们看到,一位求道者自始至终伫立舞台,任由金黄色稻谷倾泻而下,穿着白衣衫的舞者手持缀有铃铛的手杖,漫步于蜿蜒如河的稻谷。舞蹈所蕴含的能量让人如置身恒河,波涛起伏,充满对生命的虔敬。《流浪之歌》用浪迹天涯的疲惫洗去罪恶,进行一次心灵的朝圣。

“云门”已至不惑,林怀民仍在忙碌,仍在奔波。玛莎·格兰姆说过:“不是我选择了舞蹈,而是舞蹈选择了我。”我问林怀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否可成为恩师这句话的最佳注解,他沉默了一会儿,仰起头,注视远方,“时间如同一条幻想的河流,穿越生命的分分秒秒。每个人一旦找到命定的角色,便不想逃,也逃不掉了”……

嫂子从欧洲旅游回来,花1000多元给她儿子买了一条皮带。不料令我儿子喷饭:“大姆妈,现在不流行皮带系在外头!”事后留意,大街上真的没有几个年轻人把皮带系在T恤外面。想当年,我等年轻时,有一条质量挺括的牛皮带系在腰上,可是很有台型的。嫂子买的千元皮带不能出尽风头,颇有锦衣夜行的遗憾。

夏威夷的公交车

沈彭麟

的“观光车”,凭我们旅馆的房卡可以免费乘坐),我和太太中途下车了。第二天见到学生时,他告诉我,当晚车上只有他一个人时,热心的司机和他交谈,因是末班车已不去

震,汶川中学的死难儿童强烈地震撼了我,不禁想到上海的儿童。记得地震当天,我给儿艺的新任院长蔡金萍打了个电话,除了向汶川死难同胞致哀外,便是请她务必以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重建儿童剧场。

同年10月,我和儿艺的老党员、老同志一起联名写信给市政协并转市府,请求在2010年世博会结束之后,在场馆资源可持续利用上,能否顺应民意,将重建儿童剧场的想法考虑进去,此事不单是儿艺的事,中国福利会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政协委员艾柏英同志,上海博物馆陈列设计部主任李蓉蓉同志,市政协提案组束毅东同志都给予了大力



序跋精粹

我不是一个讲究的人,不惟吃饭穿衣马虎,就连最该在乎的读书作文,也往往流于粗疏——说不上理念,也不求章法,用心也不专精;写出来的,只是闲篇而已。许多年来,各色篇什,拉杂攒下不少,关于书的片断尤多。早先望过去还像有一点眉目,似乎讲了一点道理,谈了一点想法,贡献了一点发现,至少没扯什么空话;而今归拢一起,横看竖看,却未免沮丧,因为总起来的形象,实在是模糊得可以。

文章理应讲究,谈书的文章更当如是。可我总感觉,要办到却不容易。我喜欢晦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翻翻他的书,悬想他为把书话写得“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如何在笔底融入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在内的“散文因素”(唐弢《晦庵书话》)。他说,书话写作是继承古人在书后加题跋的做法,希望每篇都成独立的散文,“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他其实出了个不低的标准,是同以“轶事类小说”体出现的历代诗话有一样的写作旨趣,即虽以“资闲谈”(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要,但不失“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许颢《彦周诗话》)之鹄。如此境界,于我始终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同晦庵书话来比,我笔下不成样子的东西,自然还有不小的距离。如今汇集来付刊,要取名字,想来想去,一无所得,索性就叫“人如其读”吧。虽说有些漫谈杂话,但毕竟记下了用心读过的书,还有相关的人和事。没什么高明见解,只是个人一部分生活的记录。谈不上“诗言志”,更不敢说“六经注我”,但私心以为,自己写作追慕的方向,或者作为读者的趣味,在里面并无隐瞒。

(《人如其读》,赵武平著,中华书局出版)



微舞台 (中国画) 郭激滢

他要去的目的地。正在焦急之际,那位司机用手机对后面班次的司机说,请他在某个车站等候送他车上的乘客到目的地,我学生激动地连声致谢,而司机只是笑笑、摆摆手,也许他在说,这只是他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最正常不过,无需感谢!我学生说,此刻他是真正享受到了“上帝”的待遇,这一晚也在他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支持。市第七届政协委员、儿艺原副院长、编剧朱捷文同志,儿艺老导演张承明同志,原儿童剧场经理栾玉光鼎力相助,共同草拟了写给市发改委的提案。提案马上得到政协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的附议,并在上报不久传来佳音。重建儿童剧场的梦想,终于要变成现实。

如今,一个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拥有一千多个座位,具有旋转、升降、多重组合的现代化开放式舞台,360度环形幕墙的世界一流的儿童剧场,即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心中的梦终于变为现实,怎能不激动。

曾经,就上海百万少年儿童而言,有一大半孩子在该提时代没有看过戏。

十日谈